

不是诗歌归来，而是从未离开

——从《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》说起

熊培云

我时常怀念20世纪80年代，那是一个由封闭渐渐走向开放的年代，一个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并蒂绽放的年代。而我自称是“80年代的遗民”，多半是因为自己年轻时喜欢过诗歌。1988年也就是我15岁的时候，我曾经背着自己装订的一本诗集去百公里外的九江日报社投稿。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。我与世界的恋爱，从那时候开始。

—

刚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也写过一些诗，甚至自制了一件“诗朋酒侣”的文化衫。但那段岁月，于我并不美妙，整个时代氛围也不是很好，我说自己是“路迢迢，海角遥遥，校园是天涯”。走在校园里，也热爱文字，却找不到一种归宿感，最严重的是满腔热情没有栖息之地。而工作以后的写作，因为职业与生计的原因，几乎与诗歌绝缘，虽然我的文字里仍保留着一些诗意的东西。

而后来的时代，由于种种原因，诗歌在中国几乎可以说是落荒而逃。越来越多的人说“诗歌死了”，我也渐渐淡漠了诗歌。直到有一天，很偶然读到里尔克的《沉重的时刻》。诗中云：

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，

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，

在哭我。

此刻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，

无缘无故地在夜间笑，

在笑我。

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，

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，

走向我。

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，

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，

望着我。

读罢，我心底的那根琴弦再次被拨动。浸透在这首诗里的慈悲、无望与人类永恒的命运，深深地击中了我。我写过那么多评论，在这首诗面前，我写过的一切瞬间灰飞烟灭。抬头看自己的书架，大学毕业以后的十几年来，我几乎没有买过一本诗集。对于我而言，这是一件十分羞愧的事情。

好在迷途知返。这两年我不仅读诗，也开始恢复诗歌的写作。我说这同时是我的报恩行动，我要报答文学给予我的恩情。年轻的时候，我受过雪莱、泰戈尔、海顿斯坦等诗人的哺育，是文学恩泽了我的灵魂。

由于在各地有一些讲座，我总是飞来飞去。有一天我突发奇想，为什么不在天上写一首诗？这是一个浪漫的想法，当我“回到人间”，地面上多了一首诗。这也是一种诗意的人生安排。我在《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》的后记里提到，如果飞机失事了，我至少可以这样理解——我是在写一首诗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。

另一方面，写了很多年的评论，“道理都讲完了”，有时候真是厌倦了。写诗对于我而言，其

价值更在于自我的建设。诗人叶芝曾经说过，人们在与别人的争吵中创造了辩论术，而在与自己的争吵中创造了诗。我不是这样的。我写评论的时候只与自己争吵，不与别人争吵。我对自己的要求以及最大的乐趣都是明辨是非，而不在于说服别人。而我在写诗的时候，只负责倾听自己的声音，不与自己争吵。

换句话说，写评论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逻辑与事实，争辩是必须的。而写诗的时候，面对的是心灵，其重视的是意义，最要紧的是跟随。在诗歌中，我要面对的不是外界将给予我什么，而是我内心想要什么。而这些年来，我之所以能够从容地面对周遭的一切，就在于我内心从来没有失去诗意的世界。如我在《最后的世界》一诗中所写的，“我愿我最初的良心与我最后的世界须臾不分”。

二

巧合的是，就在我恢复写诗甚至出版《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》的时候，诗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渐渐热了起来。对此，我并不感到惊讶。就个人而言，诗歌是我人生中的隐秘线索，它从来没有离开我。就时代而言，也的确到了诗歌复兴的时候。

首先，这算是 80 年代热爱诗歌的一代的回归。我曾经说，一个人在 40 岁以前安顿身体，40 岁以后安顿灵魂。我相信目前谈论诗歌的人，主要是生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。年轻一代也有喜欢诗歌的，但并不多。不久前我曾在课堂上问了 100 多位学生，课外读过诗歌的人不到十分之一。当然，有理由相信他们会越来越多。

其次，这是美的生活的要求。前不久我在微信公号里写了篇哀伤汉语沦陷的文章，引起读者共鸣。网络时代，古老优雅的汉语被冲得七零八落，甚至粗鄙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。但人毕竟是有审美的动物，诗歌在语言上的精致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类对美的追求。

尤其不可忽略的是，媒介生态在变化。在过去，发表诗歌需要专业的杂志或报纸副刊，而现在只需要一部手机，你就可以将诗歌发到微博或者微信上。写诗，不再与生计有关，甚至也不需要诗歌圈。借助网络，朋友圈代替了诗歌圈。

余秀华的诗歌热，见证了网络造神的力量。其诗歌之流行，自然有才情、“色情”（一句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”引爆网络）和同情（人们同时会因余秀华人生的不幸与坚持反观自身）合一的原因，但如果没有微信朋友圈，必定是不会有此传播效果的。

说到余秀华的诗歌，我注意到一种不好的倾向。有不少人因为余秀华诗的流行而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说得一无是处——须知不流行不是罪。这些人没有读过其他诗人的诗歌，却又庆幸诗歌苟活在一个语言含混的农妇嘴里。

在我看来，只要是读者觉得余秀华的诗歌好，读者可以尽情赞美她，这也是她多年来坚持诗歌写作应得的人生报偿，但跟风者不必因此拿她当凶器，杀戮其他诗人。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势利——一些假装热爱诗歌的人，当他们忙里偷闲声称自己热爱诗歌的时候，却又在集体无意识地继续杀戮诗歌。

事实上，以我有限的诗歌阅读，我知道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，中国并没有丢掉诗歌，诗歌也从来没有离开这片土地，有许多人在默默无闻地坚持诗歌创作。就像星星没有离开天空，种子埋进了泥里。你没有看到，不代表那些诗人不存在；你没有读到，不代表那些诗歌不美。

星空

爱情比戒指古老

交谈比契约古老

脑袋比王冠古老

自由比民主古老

一个比一群古老

我的比我的意义古老

河流比木船古老

山坡比拐杖古老
泥土比宫殿古老
神迹比巫婆古老
眼泪比文字古老
我头顶的星空比心中的虚无古老
存在
你睁开眼睛，星星有了光
你迈开双腿，森林有了路
你采摘玫瑰，风中有了爱情
你想象，天堂有了四季
你是你的宇宙，最古老的王者
你感受，生命从此有了时间
你思想，大地从此万物奔流
你归于寂静，世界再无消息
——摘自《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》